

北京浮生记

伊北◎著

这个城市改变了许多人，包括你，包括我！

北京 *Surviving in Beijing*
浮生记

没车没房，着实令人心伤
有情有爱，内心犹有梦想
为你呈现“北漂”的苦辣酸甜，
质问：只有感情的爱和婚姻
能走多远？



北京浮生记

伊北

中国华侨出版社

目 录

1	钱途堪忧	3
2	少看则省	28
3	得失之间	44
4	明争暗斗	58
5	各司其职	76
6	固定资产	95
7	年关难度	115
8	甘拜下风	136
9	难逃一网	156
10	胆小莫来	176
11	婚恋规则	194
12	鸛鶒情深	210
13	身不由己	228
14	沧海桑田	243
15	缘来如此	256
16	软硬兼施	272
17	进退维谷	290
18	不可收拾	306
19	心碎无痕	324
20	劫后余生	344

1 钱途堪忧

每天早晨睁开眼，衣食住行，样样都要钱。

阳光透过窗帘照进来，新的一天又到了。尽管是周末，尹立冬还是早早就醒了，像定了时的闹钟，掐点就响。

夏夏总骂立冬神经病，跟着唾弃道，劳碌命！

唉，没办法，习惯了。周一到周五的工作节奏已经把立冬训练得有了条件反射。到点就困，到点就睡，到点就醒，然后，到点吃饭，到点坐车，到点打卡，到点开会，到点下班。第二天，循环，照旧。机械得像路上的红绿灯，定时性地交替明暗。

周六在立冬这儿反倒有点不正常，像一码绿豆里的一颗红豆，像白脸上的一颗黑痣，特别不协调、触目，也像不得不坐牢的多动症患者，闲得慌。

呵，不劳动者不得食，习惯了劳动的立冬总觉得，不忙点儿啥仿佛就对不起这一天三顿饭似的。有时候，立冬不能理解年轻的乞讨者，也不能理解那些在家吃闲饭的男人。有手有脚，何苦来！后来他才知道，有的乞讨者比他有钱得多！

自食其力，自得其所，顺便惠及身边那些爱你的人和你爱的人，实是世间简单的快乐。

没错，立冬要赚钱！近一两年，这个念头像僵尸剧里可怖的尸毒钻进立冬脑袋，成了钉子户，死活不愿离开——立冬中毒已深。

有什么办法呢？人在北京，身为男人，没有钱，举步维艰。当然，女人也一样。

每天一睁开眼，衣食住行，个个都像讨债的小手一样找你要钱，就这还不包括那些额外的“不良嗜好”的支出，譬如立冬要抽烟、玩网游、去徒步，夏夏则要逛街扫货、塑身美体、社交应酬、攀比炫耀。

北京的诱惑太多，类似立冬、夏夏这样意志不甚坚定的青年男女实在难免迷

恋红尘，甘之如饴，进而，不可自拔。

近来，时不时地，各类“份子钱”也像夏天里的冰雹一样对立冬搞突然袭击。

大概 2012 将近，大家都忙不迭地去结婚，生怕来不及了。

立冬跟夏夏说：“要不，咱们也结婚？学人家摆他几桌，也收点儿礼金，咱也缓缓缓解家庭经济困难？不成吗？”

夏夏听罢，两眼一翻，说：“结婚不买房，就是要流氓！哪怕小点儿呢？”

是啊，哪怕是小点儿呢！读书的时候立冬是愤青，讲究精神追求，以为钱并不是那么重要，周围的人也教导立冬，不是什么问题都能用钱来解决，人要有理想，有抱负……没错，立冬也曾有理想，有抱负，立冬想做记者，用自己的方式为人间打抱不平。但现在立冬不那么想了，或者说多少有些妥协了，别说兼济天下了，自顾都有点不暇。

理想就像挂在驴子眼前的胡萝卜，得有，但又可能永远吃不到。理想理想，有理由去想一想。想过了，心痛了，便算了，不能太较真。

学校是先给你上课，再让你考试，生活是先给你考试，再让你从中反省，还从不彩排！生活才是真正的大学堂。

一天天上涨的房价教育了顽劣的立冬，让立冬翻然醒悟，痛改前非，进而，奋起直追。但他多少有些力不从心。

立冬光着上半身坐起来，将枕头竖起，斜着腰攀爬出床沿，从躺在地板上的裤子口袋里摸烟，抽出一支，塞嘴里，刚要点。“啪！”一只着粉绿色的指甲油的手从被窝里横晃到他眼前，把那支无辜的烟打得飞出老远，弹到墙壁上挂着的立冬和夏夏龇牙咧嘴的合照上，又跌下来。

“就一支。”立冬讨饶，誓做尊重女友的好男人。

“半支也不行。”夏夏不容分说。

“那一口。”立冬步步为营。

“厕所抽去——”夏夏的声音隔着被窝传出来，拉得老长，像战时防空警报，给立冬最后通牒。立冬这个女友，向来强势。

“行行行，遵命，不抽，不抽。”听到夏夏的吼声，立冬不战而降。他把身子滑进被窝，两只罪恶的黑手慢慢往下抄，直到碰到夏夏热乎乎、细嫩嫩的肌肤。

“要死！那么凉，鬼手！”夏夏差点没从被窝里跳起来。

立冬不依不饶，用手扶住夏夏的背。夏夏用手支着头，眼睛一眨一眨的。立冬顺手从床头摸到一瓶桂花蜂蜜，扭开盖子，将手指头蘸进去，又拔出来，愣是在夏夏背上抹了两道蜜条。抹完再探下头，用嘴慢慢吸干净。

“别闹！你再闹我叫了啊！”夏夏口是心非。

立冬不予理睬，嘴唇循着夏夏光滑的脊背向前。

夏夏咯咯笑道：“你小心点，外头有人，大清早的，别人还以为我们怎么着呢。”

“该怎么着就怎么着。”

“真有人，你听。”夏夏翻身。

立冬抱住夏夏不动，侧耳倾听，严防敌特破坏二人美好时光。

隔壁屋住着马婵娟和蒋毅然，二人把鞋拖地拖得很响，然后是抽水马桶的呼啸。他们是准备考研的小情侣，为达目标，很是“闻鸡起舞”。

这房子是立冬找的，都是来安的老乡，相互照顾得很。考研的一对自不必说，另外一对上班的——涂志刚和马千里，也是来安人，千里是婵娟的姐姐，而立冬和志刚又是大学同学，关系错综得像地铁线路，大家平时也就兄弟姐妹地乱叫。

据立冬所知，千里和志刚好像有房。当然，只是好像。因为他只是听说过，从未光临过。而且，那地方貌似有点偏，偏到水电费都得交到外省去，手机SIM卡（用户身份识别卡）都得办外省的才划算。如果每天从燕郊出发到北三环，再从北三环回去，加上等车、步行，怎么着也得三个半小时以上。为了节省时间，千里和志刚索性在三环盘租了一套房子，平时住在三环，周末才回去“度假”——无奈的短途旅行。涂志刚总说：“这2047号房间呀，就是个现代的水泊梁山，我和千里是被逼上来的，然后是婵娟和毅然，然后是立冬和夏夏，我们来了个大聚首，就差造反了。”造反？如何造反？房租是他们的五指山。

“不要紧，一会儿就走了。”立冬翻过身，平躺在床上，伸腿伸手，做准备动作。

夏夏光着腿，下地，蹦蹦跳跳地去墙边摸音响。地板上胡乱摊着夏夏的“生活必需品”：波点风衣、海魂条纹衫、短靴、米黄的连跟拖鞋、桃红的长丝袜、笑脸包、黑色打底裤、素色方巾、塑胶质地的酒红色手镯、藏式风格的孔雀蓝念珠，绿色唱佛机……夏夏把音响调得低低的，喇叭不紧不慢地唱道：“If you leave

me now , you will take away the biggest part of me……（如果你现在离开我，你将带走我最重要的部分）”

一首歌没唱完，只听防盗门哐当一声响。毅然和婵娟出去了。

“狼来了哦。”立冬猛地掀开被子，张牙舞爪。

夏夏笑着躲进被子里。立冬知道，夏夏的躲就代表着接受。

立冬隔着被子搂住夏夏，问：“要不要……前戏？”

“前你个头！”夏夏粉拳相向。立冬探下头去吻夏夏的脖子，可还没吻到，夏夏就痒得笑出来，破坏了气氛。

“咚咚咚……”敲门声打断了情爱游戏。

“开门。”夏夏打发立冬去。

“别出声，熟人会打电话的。”立冬强烈要求继续。门还在响，像擂战鼓。

“你去开门好吧？”夏夏撅起小嘴。

“石头剪子布。”立冬道。

“行，快点。”夏夏伸出小手，“我说一二三就出啊，不许耍赖。”

“回回还不都是你耍赖，三局两胜，还是一局定输赢？”立冬裹着被子坐起来。

“就一局，一，二，三！”夏夏该出手时就出手。毫无悬念，立冬输了。

愿赌服输。立冬下床套上便裤和外套，夹着人字拖鞋，慢吞吞地去开门。门外的人还在敲，很急促。

“来了！来了！”立冬不耐烦地应门。

门开了，一团冷空气倒灌进来，立冬不由得全身一紧。

“你们这味儿怎么这么大？”在他眼前站着的是位中年大妈，烫着爆炸头，还染黄了，很有活力的样子。“要经常开窗通风，病菌才能出去，非典的教训怎么一点都没吸取。”大妈皱眉道。

立冬不知如何接话，只好问：“请问您是？”爆炸头不理立冬，横闯进门。立冬愣了下神，没拦住。

“你谁啊？大周末的，你这是干吗？”立冬急了。

“我是谁你能不认识？”爆炸头一脸的难以置信。

“对不住您，还真不认识。”立冬实话实说。

夏夏从里屋出来了，看到爆炸头女人，她笑着说：“张姐您来了啊，屋里坐。”

爆炸头瞥了立冬一眼，神气地走进屋，也不坐，两手背在后头，踱了几步，又伸出右手敲敲临近的墙壁问：“这间屋子是谁在租？”

“是我们在租。”夏夏陪着笑脸。人在屋檐下，不得不低头。

“隔断不能租了知道吧。”爆炸头面无表情，假装铁面无私。

“我们这间也不能算隔断吧，十几平米，不算小啊。”

“呵呵，算不算隔断不能看大小知道吧，这房子原来是两室一厅的户型吧，现在呢，三室一厅，多出来的一室，就是隔断。”爆炸头掷地有声。

的确，他们住的是隔断，三家人中立冬和夏夏是最后住进来的，没得选，只能住下。难得的是，这隔断还朝阳，地方也不算小，立冬和夏夏已经住了半年。

“谁说不能租的？”立冬语气僵硬。

夏夏用胳膊肘捣了立冬一下，跟着翻了一眼，说：“是上头的意思吗？”

“是上头的意思，地下室和隔断房都不给租了。”爆炸头冷冷地说道。

“那楼下地下室不还是住得满满的”立冬不服气地问道。

“你哪只眼睛看到那里有人的？有也得搬！”爆炸头双手叉腰，气沉丹田，摆出要大战一场的架势。

“行！搬，但是找房子得给一段时间吧。”夏夏笑着，把杯子放在窗台上，好言好语。

“房子现在好找，一周够了。我也只是按照上头的意思来通知，谁都知道搬个家不容易，不过你们还是尽快吧。”

就这样，周末头一天，立冬和女友夏夏衣服还没穿周全，牙还没刷，脸还没洗，就鬼使神差地“被”宣布：你们的小窝“不合法”了。因为它不是原装，是二度创造的，有碍观瞻，有伤大体，实存隐忧。有关方面打算有备无患，有的放矢，准备有礼貌地将立冬和夏夏从 2047 号房间请出去。

“搬？”立冬望着夏夏苦笑。

“废话！”夏夏翻了立冬一眼，扭头回屋。

立冬猫下腰，猛冲到她背后，一下就把夏夏横抱到半空。夏夏随即大叫起来。

对外地人来说，在北京有两件事最容易让他们滋生漂泊感，一个是搬家，一

个是过年。搬家和过年都是迁徙，只不过一个是小幅度的，一个是大幅度的，但性质都一样，人人都在寻找一个家。

有人说，大年三十晚上，全中国人口密度最大的地方有两个，一个是中央电视台春节联欢晚会的演播大厅，另一个是北京西站。

北京西站的广场、大厅、候车室，永远是满满当当的，人们来了，去了——有的人抱着希望而来，有的人希望破灭而去。

无论什么时候看北京西站，你多少都会有点天旋地转的感觉，它太大了——高而宽的庞然大物，亭台楼阁一应俱全，碉堡似的，四通八达的路径，整个一“小径分叉的花园”，一个人放进去，太渺小了——在这里，往往特别能体会到“人海”这个词的含义。

其实，不光是在大年三十，北京西站，这个吞吐量得惊人的铁路客运站，像一个怪兽，每天都吃进去一些人，又吐出一些。对于一些人来说，北京西站或许是桃花源的入口，而对于另外一些人，这里未尝不是地狱的门槛。

千里和婵娟的妈——来自来安县城的中年妇女李绣花，穿着一身半新不旧的对襟褂子，正呆站在北京西站的出站口。

这是她第一次来北京，也是她出的最远的一次门，在来安市下面的小县城，她活得如鱼得水，哪里是百货商店，哪里是菜市场，哪里有小操场，哪里有暗自经营的小麻将馆，对她来说，都像是棋盘上摆好的棋子，一个个分明得很。可到了北京，到了这个人挤着人人挨着人，可又谁都不认识谁的西客站，李绣花多少有点茫然和怯懦。

她的两个女儿都是在北京读的大学，这一直是她的骄傲。现在大女儿千里毕业进了高校教书，二女儿婵娟虽然还在读书，但也长成了大姑娘。她算基本“完成任务”。

三年前，老伴得病去世，李绣花一个人在家总觉得闲得慌。她时不时在电话里跟千里抱怨，她想来北京，可又总不好意思给千里、志刚添麻烦，于是她总是敲千里的边鼓，说自己“有点不舒服”。千里问：“是病了，还是怎么了？我赶紧回去一趟，你不能总怕体检。”在中老年人眼中，体检像定时炸弹。就怕查出个一二三来，心里承受不了。

电话那头，李绣花忙说：“没事，没事，身体好着呢，你放心，没事，我看

电视了。”

这一招有点类似“诱敌深入”，李绣花越是说自己没事，一次、两次尚可，三次千里心里就开始发毛了。

“妈一个人在家不会出什么事了吧？”她总跟志刚嘀咕，而且做噩梦，好几次满头大汗地醒来。

“要不把妈接过来好不好？”一次“完事儿”之后，千里拥着被子问气喘吁吁的志刚。

“嘿嘿，都听老婆的，十五岁开始我便没爹没娘了，你妈就是我妈。”志刚一向板正，难得嬉皮笑脸。

“得叫咱妈！注意措辞！”女博士发起火来也不是盖的。

就这么着，李绣花就来到北京城了。

李绣花堵在电梯口，被后面的旅客撞了一下，差点摔倒，她赶紧把行李挪到一旁，拨通了千里的手机：“喂，千里啊，我到了啊，你在哪啊？”

千里挽着志刚急匆匆边走边说：“妈你到了啊，你在哪啊？”

绣花道：“我在北二出口！”

千里说：“好，你别动，我们马上也到北二出口了。”

夫妻二人赶到北二出口，找了个遍，也不见绣花的踪影。千里急了，打电话问：“妈我们到了，你在北二出口吗？”

李绣花理直气壮地说：“我在啊！”

“我们也在，你是不是乱跑了啊？怎么看不见你？”千里说。

李绣花急得要哭，道：“我没乱跑，我真没乱跑。”

志刚一拍脑袋，恍然大悟，夺过电话问：“妈，我是志刚，你看到你前方的饮料站了吗？”

李绣花道：“没有。”

“那你看到天了吗？”

李绣花不解，道：“天？什么天？没有天。”

志刚明白个大概，对着电话说：“妈你别着急，别动，我们马上来。”说完扭头跟千里说，“估计在地下一层。”

两人匆匆下楼，果然看见李绣花站在电梯口的柱子旁边，大包裹小行李的，

堆起来比人都高。

千里走上去，拉住李绣花的胳膊问：“妈，你怎么带这么多东西？你是要把家都搬来是不是？你不是说上去了吗？怎么还在这底下！”千里当老师当惯了，说起话来像机关枪。

李绣花顿感茫然，她像个犯了错但又不知道错在哪儿的小孩，指指顶上的标牌说：“喏，这不是北二出口吗，这几个字我还认得……”

千里气不过还要质问，志刚忙上前接过行李道：“行了行了，人接到就好，千里别说了，走吧。”绣花赶紧跟着女婿上电梯，千里这才闭嘴，憋着火，鼻孔直出热气。

上了地面，志刚放下行李，说：“我去买几瓶水。”

李绣花忙阻拦道：“不用买，回家喝，走，回家！”

千里不依：“妈，你看看你嘴唇都干成什么样了，都起白皮了，北京干，不比老家！”

绣花说来安家乡话：“我有水，有水。”说罢从挎包里掏出一个茶渍斑斑的透明小水壶，壶里还剩一点水底儿，茶叶被泡得有气无力、委委顿顿的样子。

“这哪能喝呀？！志刚快去买三瓶，我要酸梅汤。”千里对丈夫说。

志刚应命去买，绣花非要跟着。

“老板，两瓶农夫山泉，一瓶九龙斋，要凉的。”志刚来到冷饮铺子。

“凉的要加两毛钱。”老板道。

“那不要凉的，常温的就好。”绣花抢着说，她是艰苦年代过来的，能省就省。

志刚尴尬地笑了笑，对老板说：“那来常温的。”

三人坐公交车到军事博物馆站转地铁。千里、志刚都有交通卡，志刚排队去给丈母娘买票。

千里得闲和李绣花闲聊几句，随口问：“妈你路上还顺利吧？”

绣花说：“顺利。”旋即问道，“婵娟呢，怎么人影都没有？”

千里道：“婵娟今天有课，回头你就见到了，你没来之前老念叨你呢。”

绣花说：“你别替她打圆场，她是我生的我还不知道？这小女子就是没良心，不孝顺，从小就跟匹野马似的，以后我是不指望她！”

千里笑着说：“好啦，我的老娘，有人接就行了，你还要求那么多干吗？这不是老家，人人都吃吃喝喝不工作，靠吃低保还能天天打麻将，我们都要讨生活的呀，哪来这么多空闲？”说着，她又把绣花拉到一边，贴着她妈的耳朵道，“妈你待会儿少说点话，这里是北京，不是老家，唧唧喳喳的不好，让人家笑话，也让志刚笑话。”

绣花顿时来气了：“他笑话什么？我还没要求他，他敢来笑话我？！怎么，嫌弃我这老太婆啦！”

“哎呀，你小点声，什么嫌弃，总之你少说话，有什么意见，到家再深入交流。”

绣花看着大女儿着急的样子，只好先妥协，拉长声调说，“好好好，我的小祖奶奶，深入交流，深入交流。”

不一会儿，志刚回来了，把一张单程票递到绣花手里，交代说：“进站刷一次，出站塞进去。”

三人排着长龙一样的队准备进站。到了安检处，绣花的大箱子被拦了下来。一个绷着脸、拿着安检棒的十八九岁的小姑娘一把抓住绣花的大箱子，拎到一旁，绣花一看急了，喊：“小同志，你这是干吗？”志刚也跟着上前询问。千里又急又热，额头上都是汗，摇着绣花的胳膊问：“妈你到底带什么东西了？快说啊！”

“我没带什么啊……”绣花傻了眼。

“请您把行李箱打开一下，我们要进行检查。”

绣花抓住小姑娘说：“小同志，你可别冤枉好人啊！”

其他几个安检人员围上来，志刚四处阻挡，生怕出事，但事态显然更加严重。“我们不会冤枉好人，只是例行检查，请您配合。”小姑娘依旧面无表情。

“我来开！都别动。”志刚大吼一声，周围开始有旅客围观，安检人员一面疏散人群，一面围着箱子看。志刚打开箱子，里面一堆半旧不新的日常用品，安检人员仔细翻动着，气氛一下紧张起来。

不一会儿，东西被搜出来了，是报纸包着的长方形物体。

“这是什么？”安检人员问。

“切菜用的刀。”绣花道。

安检人员义正词严说：“对不起，您这是危险物品，不能带进去。”绣花头一

次听说出门连切菜用的刀都不能带，这刀她用了十几年，片肉切菜剁骨头，都是用它，没有它绣花做不出菜来。绣花嚷道：“你们北京的小同志也太会冤枉人了，怎么了，菜刀都不让带了，谁家做饭不用切菜，切菜嘛就要用菜刀！这位小同志，我请你拎拎清楚，我像坏人吗？有这个工夫，我请你去抓抓真的坏人！”

“我们也只是例行检查，不能带的就是不能带，请您理解。”安检的小姑娘道。

“我为什么要理解？我太不理解了，我请你理解理解我……”绣花不依不饶。

“行了行了，妈，差不多得了。”志刚左拉右劝，好不容易安抚住丈母娘大人。没办法，此路不通，只好改走他路。三人从地铁里出来，转乘公交车。

绣花心气难平，一路气呼呼的，见到什么都能评两句，唠叨得厉害，千里、志刚只好仔细敷衍。

按说今天也活该不顺，光找人找了半个小时，坐地铁又被一把菜刀给卡住了，幸好公交上还有座位。

千里平时很少出体力活儿，稍微动一动就觉得疲惫，一上车，她就歪坐在座位上，头靠着扶手栏杆。志刚把行李安顿到车厢一角，不坐，只站着看行李。绣花则坐在千里左手边，神气活现，精神头很好。

到了西单站，车门一开，哗啦上来一群人，把车厢塞得像个肉罐头。

绣花东看看西看看，忍不住要表达自己的想法：“这北京人也没见得时髦哦，我看跟我们那也差不多，土不拉唧的。”此豪言一出，四周的人都不由得向她行注目礼。

千里大窘，忙用胳膊肘拐了绣花一下，小声喝道：“妈，你少说点，有什么回家再说！”

“这有什么，难道我说得不对？”绣花反问，洋洋得意。

千里无奈，朝志刚望了一眼，求救，丈夫回敬了她一个温暖的眼神，然后双手合十，放在耳边，比画了一下。他想让千里睡会儿。千里微微笑了笑，慢慢闭上了眼。她太累了。

绣花自言自语了一会儿，见无人搭腔，也自觉没趣，迷迷瞪瞪也打起盹儿来。车厢里的人上来了又下去了，闹哄哄地。志刚对着车厢一侧的玻璃，看着自己的影子发呆，他发现自己的发际线像被岁月蚕食了一样，开始往后退，他不由得用

右手抚摸一下自己的头发，老了老了，才刚三十，竟有点中年男人的味道了。

千里睡得昏天黑地，身体忽然失去重心，头磕到旁边的绣花，两人都“哎哟”叫了一声，醒了。绣花揉了揉眼，随口问“怎么还没到”，然后习惯性地把手插进裤子口袋。

“我的钱，我的钱，天杀的偷了我的钱……抓小偷！抓小偷！”绣花半哭着叫道。

车厢里除了千里和志刚，其他人都保持冷静。

到站了，车门开了，上车的上车，下车的下车，一切有条不紊。

立冬记不清楚这是和夏夏第几次搬家，毕业之后的三年里，他们住过的地方少说也有十处，但立冬可以负责任地说，夏夏是他第一任真正意义上的女朋友。

跟弟兄们谈到这档子事儿的时候，他们不信，总是先干一杯酒，然后半推立冬一把，说，别骗人了，就你这样的，一看就知道很花心，泡过几个，嗯？一听到“泡”这个字立冬就不乐意了。泡妞这说法也不知道是从何而起的，但在立冬看来，这么说的人多少有点不尊重女性。一直以来，立冬自认为自己对待感情还是很严肃的。

现在，不少人见到立冬总说他长得真精神，很有女人缘。但很多人不知道，在遇到夏夏之前，立冬曾是一个不怎么招人喜欢的胖子，在追求女生的道路上，受过好几次挫。立冬伤心极了，愤恨上天怎么那么不公平，怀疑自己永远都得不到别人的爱了。

后来，在学校的联谊会上，立冬遇到了夏夏。

夏夏不能算是标准的大美女。她眼睛不大，内双，看人的时候，总有一种别样的迷蒙，像站在雾里。那时候，女生流行烫直发，夏夏却弄了一头气场极大的大卷，很有 20 世纪五六十年代港台女星的韵味。

顶着那么个造型坐在联谊会的人群里，即使不杰出，也已经突出了。

立冬至今也搞不清那次联谊会自己哪来的勇气，他走到夏夏面前，心脏扑通扑通像要跳出来，立定，站好，开问：“同学，我可以请你跳支舞吗？”随即伸出了手，绅士味十足。

夏夏当时在和身边的人说话，看到立冬站在她眼前，先是一惊，然后下颌一

点，款款地说：“可以。”

那几乎是立冬跳过最糟糕的一场舞。他踩了夏夏的脚，该拉左手的时候拉右手，该拉右手的时候又拉左手。夏夏随着音乐想转一个圈，刚转到一半，却被立冬笨手笨脚地挡住，差点摔倒。立冬整个脸都在烧，连声说对不起。

夏夏没有说什么，她牵着立冬走到舞池旁边，陪立冬坐下，说：“你的身体协调能力真的需要加强了，你需要减减肥，锻炼锻炼，你叫什么名字？”舞池上方的五彩旋转闪光灯运转得欢快，立冬看见红的、黄的、蓝的、绿的光在夏夏的脸上滑过，她笑得很甜，牙齿在灯光下泛着荧绿色的光。

“我叫尹立冬。”立冬赶忙报上自己的名字，怯怯地，像小时候刚去学校报到的孩子。

立冬承认，大学头两年自己只是个胆怯的胖子，自卑，不知道如何展现自己，但他有着强烈的自尊心，那颗心是一株敏感的含羞草，只要别人稍微一碰，它就闭合起来。

“同学，你电话号码是？”立冬掏出手机问道。

夏夏一把抓过立冬的手机，爽利地在上边按了几按，然后撇下拨出键，又把手机物归原处，扭头走开。

立冬赶忙存下那号码，又问：“同学，你叫什么名字啊？”

夏夏早已走出了那扇灯光微曦的小门。

立冬记住了夏夏的号码，同时也把这个女孩的话当做激励自己减肥的原动力，从见到夏夏的第一眼起，他就喜欢上了这个开朗外向的女孩。

立冬暗暗告诉自己，再见到她的时候，一定要让她大吃一惊，让她对自己的看法有所改观。

立冬的大学时光或许可以这样来分：舞会前和舞会后。舞会之前，立冬羞怯内敛不自信，舞会之后，立冬奋发图强树新风。立冬吃得少了，跑得多了，打网游少了，去健身多了。立冬甚至花钱去学校外面的健身俱乐部请了专业的指导老师。

三个月，立冬减了四十斤。

对着镜子，立冬左看看，右看看，明显感觉自己帅气很多。

立冬买了几身像样的衣服，剪了时兴的头发，加上一米八的个子，走在校园

里，也开始有回头率了。大家对立冬的变化惊愕不已，有女生开始给立冬发撩人的短信，但立冬一概不理，立冬想要约的，只是那个在舞会上遇到的女孩。

“你好，还记得我吗？”短信发出去立冬后悔了，他觉得自己的问法很蠢很土。

“记得，舞会上那个。”

“可以出来吃饭吗？我在北区。”

“现在不行，明天下午可以，我在南区，你能来？”

“没问题。”立冬的手指在手机键盘上跑得飞快。

“还有，你叫什么？”

“夏夏。”

“姓夏，叫夏？”立冬问过去，对方开始没理他，半天之后回复：“怎么，不可以？”

立冬忙回：“当然可以。”又追加一条，“我叫立冬。”

“我知道。”

立冬抱着手机心扑通扑通犯跳。

第二天下午4点，立冬坐在餐厅靠窗的位置等夏夏。

空气里飘着Coldplay乐队慵懒的声音。立冬喜欢这个摇滚乐队满不在乎却充满穿透力的腔调。服务台上方倒挂着一排高脚玻璃杯，夕阳慢慢地从窗外照进屋子，透过玻璃表面，把光折射到服务员脸上。

夏夏进来了，立冬朝她招手。她微微皱了皱眉，脚步顿了顿，又大步走过来，坐下。

“你是尹立冬？”

“不像吗？还是你眼花了？”立冬发现自己原来也懂得幽默。

夏夏的手指无意识地抓起桌上的白杯子。“可能是我眼花。”她呵呵地笑。

“喝点什么？”立冬礼貌地把餐单推到夏夏眼前。

“除了咖啡，你随便安排。”夏夏隔着桌拍拍立冬的肩，说，“下了苦工夫啊，怎么，练好了约我，要给我下马威？”

“凤梨金光饮怎么样？”

“凤梨是凤梨，金光是什么？橙子？还是芒果？”

“可能是混合型果汁。”立冬有些紧张。

夏夏把桌上的叉子夹在手指间，当笔转。

“减肥那么容易？”夏夏问道，“吃了很多苦吧？”

“刚练的时候很难。”

夏夏放下叉子，用食指和中指伶俐地从桌上小盒子里夹了一根吸管，插到茶杯里去。“那干吗还练？”

看着夏夏明媚的脸，立冬很想说：“还不是为了见你！”但立冬的舌头似乎并不配合，只是问道：“墨西哥色拉你是吃的吧？”

夏夏微笑着点了点头。

和夏夏开始以后，立冬问了不少次，“你干吗选我？”

夏夏顽皮地说，她其实也是“视觉系”，只是当初隐约觉得立冬是潜力股，就挖掘了一把，没想到还真成了。

纯属盲恋。都是命，躲也躲不掉。

立冬喜欢看到夏夏人前人后为立冬骄傲的样子，闺蜜们都羡慕她勾了个帅男友。立冬感激夏夏，不为别的，单为当年在他万分失落、万人离弃、万念俱灰的时候，她却说，你能行。

距离本科毕业还有一年，立冬和夏夏恋爱了。

这恋爱一谈就是四年。

走出大学校门时，立冬拿到了管理学硕士学位，夏夏则光荣地以公共关系硕士的身份毕业。立冬去了一所高校做宣传工作，夏夏在一家投资公司任职。

“你脚不臭吧。”毕业搬家，收拾箱子时夏夏忽然问。

“好像挺臭的。”

“每天都洗澡？”

“你提醒着点没准会洗。”

“事先声明，衣服各洗各的。”

“行。”

“你要多做饭。”

“不行外面吃呗。”

“那怎么行，要勤俭过日子。”